

靖獻遺言 全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



文庫 17

慶應紀元乙丑新刻

靖獻遺言

京師 風月堂梓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藏書

040135194316

靖獻遺言目錄

離騷懷沙賦

屈平

出師表

諸葛亮

讀史述夷齊章

陶潛

移蔡帖

顏真卿

衣帶中贊

文天祥

初到建寧賦詩

謝枋得

燕歌行

劉因

絕命辭

方孝孺

靖獻遺言卷一

右共八卷

離騷
 九章
 天問
 招魂
 招隱士
 漁父
 卜居
 漁父
 九章
 天問
 招魂
 招隱士
 漁父
 卜居
 漁父

靖獻遺言卷之一

離騷懷沙賦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楚屈平

平字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平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懷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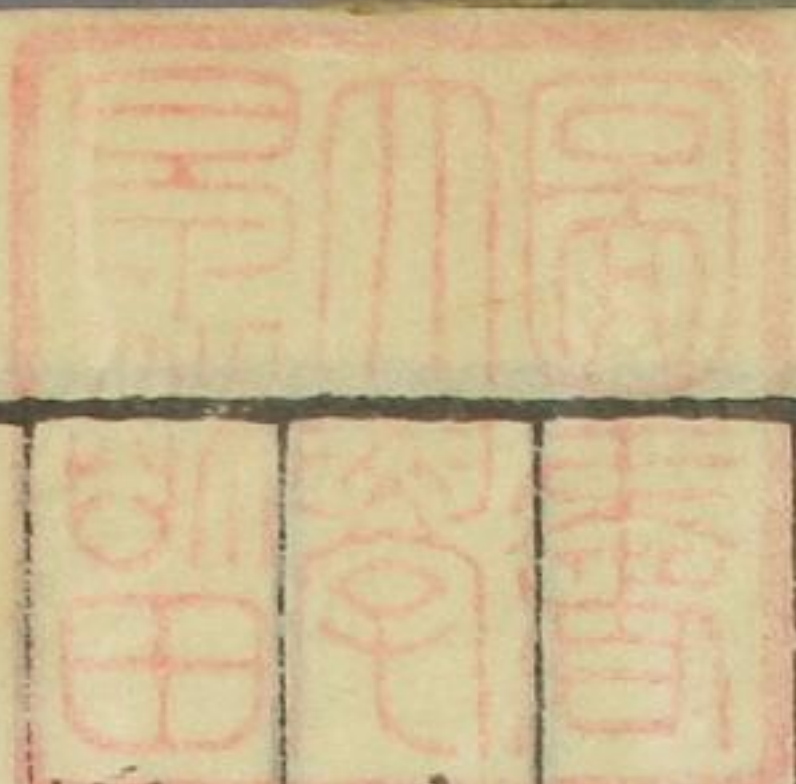
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

侯謀行職修懷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

妬害其能因譖毀之懷王疏平平被讒憂



心煩亂不知所趨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楚大困後儀復來楚又厚幣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復釋去張儀時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儀懷王追儀不及秦又誘懷王與俱會武關平又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



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子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平於江南平復作九歌天問九章懷沙則其也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懷石自沈而死傳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護人間之可謂窮矣

青洲遺集卷之二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朱子曰原之為人其志行
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
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
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
然皆生於纏縷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

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
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
婦技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
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
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
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
不下視之也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傷
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
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
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漁父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
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
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世人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

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
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
足遂去不復與言
朱子又叙反離騷曰反離騷者漢給事黃

門郎句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所作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擬離騷文而反之自崕山投諸江流以弔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出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

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閣上會劉尋按漢書尋當作紫等以作符命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為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

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
然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
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

司馬光曰王莽慕龔勝之名沐以尊爵厚

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勝不勝逼迫

絕食而死漢龔勝以名節直言著會哀帝

及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

勝稱疾不應後莽復遣使者迎勝使者與

郡太守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勝里致詔

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篤使者入謂勝

曰聖朝待君為政勝對曰命在朝夕上道

必死無益萬分使者至以印綬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子及門人等言朝

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

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門人

等白使者語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

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敢以棺斂喪事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主哉因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

棺周於衣勿隨俗語畢遂不復開班固以

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班固以

薰膏之語譏焉漢書龔勝傳未云有老父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大未聞

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為不

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

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
 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偽而盜之又欲誣誇清士以其臭腐之
 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
 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
 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
 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庸人之
 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
 然漢末清名之士齊有薛方及莽篡國以
 安車迎方方辭謝曰薊薊在上下有巢

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其然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然

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勝遭遇無道

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指班固也漢竇憲以
 外戚專權後遂謀逆

和帝誅之固以為
 憲客亦死獄中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

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

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

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

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憲治官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極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乎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

又曰荀叔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

順帝崩太子幼

梁太后臨朝太后兄大將軍梁冀用事跋扈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叔對策譏刺貴倖為冀所忌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范曄曰及董卓當朝爽及鄭玄申屠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非趨舍余竊商其情以為濡跡以匡時乎不然則何為及其孫或則遂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唐衛之塔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
兄緄之子也緄畏懼宦官乃為或娶中常侍唐衛之女後為曹操謀主而死中常侍官者官名朱子又於答尤延之及潘叔昌畫許斷或失身之本末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

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黃幹曰：陳太丘送張讓。

宦者

父之喪，人以

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

為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

命，豈宜以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

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

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

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

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

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堦者也。

右因類附錄于後，後皆倣此。

靖獻遺言卷之二終

靖獻遺言卷之二

出師表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

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躬耕隴

畝時漢室衰亂四海分裂姦賊相爭涿郡

劉備者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自以王

室之胄由微賤起兵以圖興復是為昭烈

皇帝後即位崩之謚在荊州未得志訪士於襄陽

司馬徽徽以亮答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
見昭烈因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
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為
畫策而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
海百姓孰敢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漢室可興矣昭烈善之亮自是
從昭烈履險竭力以相之約吳破曹遂定

荆蜀以為興復之基矣既而曹丕廢獻帝

篡位僭號

魏是為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

昭烈發喪制服遂自漢中王即皇帝位改
元以亮為丞相委國事繼昭烈討吳還于
永安病篤乃命亮輔太子禪謂亮曰君必
能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詔勅禪曰勿
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

崩亮既受遺詔奉喪還成都禪即位是稱

後帝時年十七封亮為武鄉侯政事成取

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群下以求

直言其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激騰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

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

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卜反來相啟告苟能

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

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

後交元直勸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備度

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

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

也州平崔烈之子偉以必攘除姦凶興復

漢室為已任既討雍閭等定南中建興五

年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表

云以爲宮中之事無一人不悉也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
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依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
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咨詎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亮已上前表率大軍伐魏戎陳整齊號令
明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
中響震魏使將軍張郃拒之亮使參軍馬
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敗
績亮還漢中謂羣下曰今欲明罰思過拔

變通之道於將來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建興六年冬復欲出兵伐魏羣臣多以為疑亮又上表言于帝如此遂引兵出散關自是後屢出伐魏拔郡斬將數矣魏將司馬懿憚亮威名登山掘營不肯戰亮於是息民休士三年復悉大眾而出進據武功五丈原與懿對陣於渭水之南亮以前者數出皆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至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終畏不敢出尋亮病篤乃處分後事從容精整終於軍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餘物云初亮自表後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青獻遺言卷六

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
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負陛下至是訖如其言朱子曰孔明擇婦

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

已得于天資矣然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

則威望之所助與為多焉亮諸事精練

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常推

演兵法作八陣圖及其已卒揚儀等整軍

而還懿不敢偏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

才也其治國也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

公道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以貴勢免廖立李平皆有罪嘗

為亮廢及聞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

矣平亦為之發病死亮子瞻嗣爵至鄧艾

破蜀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

斬艾使遂戰臨陣死瞻子尚歎曰父子荷

國重恩用生何為亦策馬赴敵軍而死艾鄧

已至成都帝遣使奉璽綬詣艾降皇子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
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譏哭於昭烈之廟
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拭曰漢相傳四百餘年而曹
氏篡漢諸葛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
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
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
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睹嗟呼誦味斯言則侯之心
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
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
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
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
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
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
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
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
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
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

入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
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
大公會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
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
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
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
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朱子曰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是理也三代以降惟
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
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
且歟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
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
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此外則寂寥而無聞矣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
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閭芝丁立曰壽劉郃鄧銅
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賈叟青卷
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
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
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
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
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
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
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覩也

靖獻遺言卷之二終
東魏吳璉西邸四品舉其北而夏刻對首北對
以贊當其執曹鼎世去監天下以多烈對去帝
北引之木補六也夫機平昔事也昔未帝想軍
靖獻遺言卷之二終
靖獻遺言卷之二終

靖獻遺言卷之三

讀史述夷齊章自注曰余讀史記

有所感而述之晉處士陶潛

潛字淵明字元亮按張綽引年譜云

言得之矣未詳此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

之曾孫少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以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

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
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
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之官不以家累自隨送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
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
餘日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

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作歸去來詞以
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
復仕所作詩辭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
云裕已篡位國號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
謚靖節徵士裕篡國後潛所著文詞不用
年號皆以甲子紀年焉韓子
蒼曰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
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按義熙安帝年號其
末年裕弒帝尋又廢
恭帝奪位遂弒之識者謂陶潛讀史述
蓋有感而作至今猶見其人云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

高歌慨想黃虞

史記曰夷齊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及兮我
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金履祥曰是
孟所辭怨而氣弱絕與孔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

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

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

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

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

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

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

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

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

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象歎息不知其心曾面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

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

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漢

成帝時清名之士 郗嘏有紀遠沖王維儲

部有唐林後皆仕王莽歷公卿位王維儲

光羲之詩非不儵然清遠也唐開元中王維擢左拾遺

給事中祿山陷京師維為所擒谷炭伴瘠祿山愛其才供舊職拘於普寧寺儲光羲

大寶末為監察御史亦任祿山偽官賊平並左遷貶死 然失身於

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

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韓愈伯夷頌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

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

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

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

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

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

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

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朱子又記漳州高登祠曰：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

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
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
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
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又不與
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
沒身鑽仰而不足子志潔行高而迹著
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子
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
且臨漳有東漢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

靖康間遊大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
誅六賊留種李為請宋徽宗時蔡京等毒
受其薦引莫肯為上明言之大學生陳東
字少陽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
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
北宋劬憂怨於東南王黼章貫又從而結
怨於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
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
以謝天下及金人侵宋圍汴京欽宗以李
綱為留守綱親督戰力禦之金人乃來議
和李邦彥等力勸從金議綱極諫不用金
幣割地等事依金人言時種師道帥師
入援請扼金人而殲諸河又不從及姚平
仲劫金塞金令使來責用兵違誓之故邦
彥言用兵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因罷綱
以謝金人於是東等又與子餘人上書言

青狀遺書卷三

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因緣沮敗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且以墮虜計中道宗社網而斥邦彥等且以聞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欽宗乃又以綱為京城防禦使以東為士學錄東力辭以歸高宗即位東自丹陽召至會綱又為黃潛善汪伯彥所嫉罷東又上書乞留綱而罷潛善伯彥不報時撫州布衣歐陽澈亦徒志請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高宗遂用潛善言令殺東及故府尹遣吏召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

帶出別同耶遂與澈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家故為之死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据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聞浙水沚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

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

靖獻遺言卷之三終

靖獻遺言卷之四

移蔡帖

唐太子太師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玄宗朝為平原太守初知安

祿山將反因霖雨修城壕儲倉廩祿山既

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使間道奏

之玄宗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

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奏至大喜曰朕

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又使

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及召募勇士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齊先陷東京時死節臣李愷盧奕蔣清三人之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使斬以徇取三首結帛續體指斂葬之為位祭哭由是諸郡多殺賊相應共推真卿為盟主時真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亦方起兵討賊會真卿自平原遣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杲卿乃以謀擒斬賊將等遂散井陘之敵解饒陽之圍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同日皆歸朝廷祿山方欲攻潼關聞之不能進而還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等卒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鄰郡守將擁兵不救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送祿山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官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

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
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
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
怒縛而馬之比死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繼真卿又破賊拔郡
軍聲大振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與真
卿相聞請自效真卿惟子才十餘歲使
踰海詣客奴為質軍中固請留之不從尋
潼關失守玄宗出奔蜀而賊遂陷長安矣

於是太子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真卿

自河北以蠟丸達表於靈武肅宗加官真

卿并致赦書真卿即頌下諸軍又遣人頌

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徇國之心益堅未

幾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兩京天寶之末外阻

內訂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

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

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譖詭

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忠

誠精確履險冒難始終如一天下以其身

為安危者殆三十年歐陽修曰雖唐命方

永亦由子儀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而李

哉朱子曰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光弼又屢敗思明等賊勢大沮而唐朝再興焉真卿復朝爲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宰相厭其言出之尋召爲刑部侍郎時李輔國方藉勢貳間兩宮而玄宗遂遷西內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玄宗起居輔國惡之又奏貶之代宗自陝還也真卿時爲尚書右丞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啣之載時專權多引私黨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給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

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
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
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復誣貶之至
德宗朝楊炎當國時真卿還在朝亦以直
不容及盧杞為相益惡真卿欲復出之會
李希烈反陷汝州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
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
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
所信服真其人也真卿時為太子太師乃

詔遣真卿宣慰希烈舉朝聞之失色真卿
乘驛至東都留主止之曰往必不免宜少
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既至欲宣詔旨希烈使兵環繞慢罵拔刃
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乃麾眾令退就真
卿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真卿每與
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
希烈欲遣真卿還會降將李元平在座真
卿責之本傳云希烈使元平說真卿真卿
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

青狀責言卷四

無_二兵戮_一汝_レ元平_レ勲密言_レ希烈_レ留_レ真卿_レ不_レ還
 尚_レ說_レ我_レ邪_レ時_レ朱滔_レ等_レ四人_レ僭_レ王_レ號_レ各_レ遣_レ使_レ詣_レ希烈_レ勸
 進_レ希烈_レ示_レ之_レ真卿_レ曰_レ四王_レ見_レ推_レ不_レ謀_レ而_レ同
 真卿_レ曰_レ此_レ乃_レ四凶_レ何_レ謂_レ四王_レ公_レ不_レ自_レ保_レ功
 業_レ為_レ唐_レ忠_レ臣_レ乃_レ與_レ亂_レ臣_レ賊_レ子_レ相_レ從_レ求_レ與_レ之
 同_レ覆_レ滅_レ邪_レ他_レ日_レ四_レ使_レ同_レ在_レ坐_レ謂_レ真卿_レ曰_レ都
 統_レ烈即希將_レ稱_レ大_レ號_レ而_レ太_レ師_レ適_レ至_レ是_レ天_レ以_レ宰
 相_レ賜_レ都_レ統_レ也_レ真卿_レ叱_レ曰_レ汝_レ等_レ知_レ有_レ罵_レ安_レ祿
 山_レ而_レ死_レ者_レ顏_レ杲_レ卿_レ乎_レ乃_レ吾_レ兄_レ也_レ吾_レ年_レ且_レ八
 十_レ官_レ太_レ師_レ知_レ守_レ節_レ而_レ死_レ耶_レ豈_レ受_レ汝_レ曹_レ誘_レ脇_レ

乎_レ諸_レ賊_レ失_レ色_レ希烈_レ乃_レ拘_レ真卿_レ守_レ以_レ甲_レ士_レ掘_レ
 方_レ丈_レ坎_レ於_レ庭_レ云_レ將_レ阮_レ之_レ真卿_レ怡_レ然_レ曰_レ死_レ生
 已_レ定_レ何_レ必_レ多_レ端_レ亟_レ以_レ一_レ劍_レ相_レ與_レ豈_レ不_レ快_レ公
 心_レ事_レ邪_レ希烈_レ乃_レ謝_レ荆_レ南_レ節_レ度_レ使_レ張_レ伯_レ儀_レ與
 希烈_レ兵_レ戰_レ敗_レ亡_レ其_レ所_レ持_レ旌_レ節_レ希烈_レ使_レ人_レ以_レ
 旌_レ節_レ及_レ首_レ級_レ示_レ真卿_レ真卿_レ號_レ慟_レ投_レ地_レ絕_レ而
 復_レ蘇_レ自_レ是_レ不_レ復_レ言_レ會_レ希烈_レ黨_レ周_レ曾_レ等_レ謀_レ襲
 希烈_レ奉_レ真卿_レ為_レ帥_レ事_レ洩_レ曾_レ死_レ希烈_レ乃_レ拘_レ送_レ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作遺表墓誌祭文

三文類集不載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

烈謀稱帝遣使問儀真卿曰老夫嘗為禮

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僭號

遣其將辛景臻謂之曰不能屈節當自焚

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

之久之希烈卒遣人殺真卿終死焉年七

十六按真卿之死本傳不書歲月綱目為

自汝移蔡為貞元元年正月據綱目則真卿死之明年乙丑歲也周曾事紀曰為建

中四年癸亥三月八日而本傳移真卿祭書或恐移蔡本由曾事而其移則實明年甲

子正月也然則此帖貞元當作興元傳寫之誤也姑書所疑云真卿大節

功業已偉然而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嘗封魯郡公天下不以

姓名稱而獨曰魯公云宋祁曰當祿山反

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

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

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詳觀其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

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
 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
 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于五百歲其英烈
 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林之奇曰
 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
 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蠋死節義不北
 而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
 為齊有燕將樂毅破齊聞畫邑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義吾以子為將封萬家蠋曰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軍屠畫邑蠋曰忠
臣不事君貞女不更夫齊王不聽吾
諫故退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
絕腹而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
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求王子立之是為襄王遂復齊○朱子曰
程沙隨深識王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
疑其失將啟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笮
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為常耶楚漢之
間陳平猶得多心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
之謂况平世乎
 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為倡則聞風之
 人孰不從之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
 不失守及真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

立廣通三卷四
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
而其實則真卿爲之倡也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
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祿山既反譙郡太守降之逼真源令張巡
使迎賊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
討賊至雍丘拒賊將令孤潮力戰却之潮
復引兵數萬奄至城下巡乃開門突出身
先士卒直衝賊陣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與巡有舊於
城下相勞苦如平日潮因說巡曰天下事
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
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慚而退圍守久之朝廷聲問不通潮又以
書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
上存亡莫知不如降也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
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巡

使其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
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
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
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賊苦攻數月兵常數
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終不下賊將
襲寧陵以斷巡後巡遂守寧陵以待之始
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亦至巡遠
與戰大破走之賊將尹子奇又益兵來攻

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擒將殺卒甚衆於

是遠謂巡曰公智勇兼濟遠為公守公為
遠戰遠位本在巡上至是授之柄而處其
下無所疑忌居中調軍糧修戰具而戰鬥
籌畫一出于巡巡所獲車馬牛羊悉分軍
士秋毫無入其家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
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酌
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
牛饗士盡軍復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敵

鋒而賊攻彌銳城中食盡襍米以茶紙樹皮爲食士卒消耗飢疲皆不堪鬪乃更修守具禦之賊盡攻擊之術而巡隨方拒破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於城外穿壕立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時在近諸將觀望莫肯救賀蘭進明在臨淮巡令其將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進明嫉巡遠聲績出己上不肯出兵且愛霽雲勇壯強留之具食作樂延之坐霽雲

恍惚語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月餘日

霽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

義士之所爲乎因拔所佩刀斷一指通鑑

指一血淋漓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

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爲信一坐大驚皆爲感激泣下霽雲知進明終無出師意即馳去又冒圍入城賊圍益急或議棄城走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則

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巡士多餓死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至煮鎧弩以食城中知必死而莫有畔者所餘纜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被執子

奇問曰聞君每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怒以刀抉視之齒所餘纜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大彘也安得久子奇服其節將釋之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遠及萬春等皆死之巡年四十九且死起旋其衆

同斬者見之或起或泣巡曰安之死乃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焉初虢王巨引兵東走也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勿行巨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死之巡長七尺餘鬚髯如神氣志高邁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時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巡答曰是乃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巡下車以法誅之餘黨莫不改行爲政簡約民甚宜之其守睢陽也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以故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也議者皆謂巡蔽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睢陽自

是祠享巡遠號為雙廟云詞曰天祥題雙廟

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睚陽愛君許

速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

轟作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音容儼雅枯木寒

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按此詞文山集不載

靖獻遺言卷之四終

靖獻遺言卷之五

衣帶中贊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劉定之文山詩史序曰公集

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帝焜度宗之嗣是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

宗即位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元廢為瀛國公德祐初元兵已渡

江東下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

縮頸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

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

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之地關矣臨安即宋南渡以後所都天祥前頻請與敵血戰以死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眾甘城一

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遂白太皇太后

理宗之后謝氏帝暴即位尊曰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

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

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

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

抗議爭辨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

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

數言歸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

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
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
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
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
言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克祈請使如元軍嘗與天祥同坐天祥
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
煥從旁論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

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

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度宗之后全氏帝暴
即位尊曰皇太后

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昰廣王昺留在浙

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

及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密謀脫濬曰不

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自誓曰

死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遂

與濬等十二人夜潛出至真州城下城主

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與議國事時揚州守將疑天祥為敵作間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之抵揚州城下方備天祥甚急眾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而元兵又至眾伏叢篠中樵者以蕢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王時益主已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而天祥遂至矣即以為樞密使

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

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因來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遂敗元軍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稍振大勛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兵盡潰別將趙時賞坐天祥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逸元將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時賞也時賞奮罵不屈被執者或自辨時賞叱曰死早何必然遂死
○一紛志曰天祥時顧崖石祝曰天祥相祚宋願以崖石墮塞兵路言訖石果墮元兵不得進後人因名亭曰相石解縉曰石

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大驚，稍却。天祥由是得脫去。鄒鳳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督饋餉，亦在是。彼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而今宋史及元之天祥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深給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天祥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為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為天祥輕重也？妻子幕僚等皆被執，天

祥尚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羣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予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

成中興者，寒從弒夏后相，子少康奔虞，有田一成，眾一旅，能布其德，以

收夏衆遂討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

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即廣王，後改年八

歲，天祥聞王即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

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

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

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

殘賊又導元兵來，倉猝突至，衆不及戰。天

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別將劉子俊自詭

祥及天祥至各爭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

真偽元遂烹子俊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

青狀 遺言後

見之左右命之拜捧以戈不屈弘範乃釋

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

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厓山軍潰陸秀夫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

帝同溺揚太后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塊肉耳今無

望矣亦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尚欲求趙氏後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

崖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君亡復立趙氏以存

祀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舟覆遂

死之○黃衷曰厓山之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仗節以死予嘗欽其風而悲

其志矣夫自行都無所據之地守臣制帥若孤軍倉皇駢驅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

死者孰者叛以降者勝也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瀟無可

用之兵亡君立君遺摺弱息無可全之勢日變星隕玄機厄兆復無可為之時二君

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間關南渡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乎義勝者濟庶

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非歟嗚呼古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

天定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

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

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

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

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尚非不亡夷齊自不

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

範為政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

恨即絕不食天祥即吉州廬陵人意擬至廬陵得瞑

目長逞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即為

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其祥云烏乎自古危亂之

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

又何怨幽明死生猶生天祥以為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

荒濱則立節不白蓋少從容以就義乎乃

復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

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

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

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贊

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

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此以宜中餘慶等獻

故天祥所而復逃者乎此謂自鍾天祥曰

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為之必不去慶至燕留館中餘去者必

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

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一王忠乎

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

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此者非

忠從元帝為忠劉聰陷晉洛陽遷懷帝于

又陷長安愍帝出降於是瑯琊從徽欽而

此者非忠從高宗為忠靖康之禍事博羅

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

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端宗乃度

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

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宮宋已降元益王廣王自不可

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
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
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
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
主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

正氣歌以述己志焉會中山有狂人自稱
宋主欲取丞相元主疑丞相爲天祥乃召
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
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
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殺之於都城之柴
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
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是贊卽其衣帶中所
有也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
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

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為忠

孝所感云揚慎曰千載字毅南廬陵人

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千載來見曰丞

相赴京其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

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皆造一積文山

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太

人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千載拾骨真囊

弁擯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

山怒云繩鉅未斬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

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

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同時之人能不

誦此昔思其生今姑其死○王世貞曰余

讀趙弼文山傳深信及風未起之說披文

不辨者數日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

亦焚香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上酒掃

崇市設壇以祀之坐相宇羅行初奠禮忽

狂飈旋地而起吹沙卷石不能啟日俄捲

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公天果開霽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

格天一耳○按趙弼所傳未知實否姑錄

之天祥為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自

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胡銓等像

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汝不俎豆其間非

夫也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

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時考官王應

麟奏曰是卷

青火遺書卷五

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當宦者董宋臣請遷都避敵也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也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也當制以義裁之既督軍禦元劉洙羅開禮等戰死也為製服哭之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罄家貲為軍費起兵以來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己任鞠躬激厲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顧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皆一念向正至死而靡悔崖山之戰張弘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令天祥為

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
 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
 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
 北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
 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
 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下履者亦寶藏之云
 薛瑄曰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馮堅城
 握強兵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

文山 吉安府有文筆峯 天祥居其下因號以狀元宰相舍狐

忠以報國誓將返濛汜之日於中天提疲
 卒當勅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
 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
 及赤手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
 之君相不拜蓋此身可塵可粉而志不可
 以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
 炳耀軒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
 大義回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大家

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
及哉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正氣歌序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八尺
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
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兩潦四集浮動床
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濕淋漓時則
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

簷陰新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

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選腥臊
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圍溷或死屍或腐鼠
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
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一
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
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
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
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

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

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

丹青在齊太史簡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問太史盡死執簡以徃聞既書矣

乃在晉董狐筆晉靈公不君趙盾

下知之扶盾以下盾遂出奔盾昆弟趙穿

襲殺靈公而迎盾盾復反使穿迎文公之

子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皆復任國政

大史董狐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不於朝

盾曰殺者趙穿我無罪狐曰子為正

張良推張良其先相韓五世父卒良年少

韓報仇始皇東游良得力士為鐵椎重

十斤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

滅秦而立韓公子橫陽君是為成侯及項

羽殺成侯復從高祖殺羽因辭祿託辟穀

導引以終或問良鐵錘之計不已疎乎程

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錘

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揚時曰

良破秦滅楚始終為韓報仇耳非欲為漢

清狀遺言卷五

五

匈奴武與副使張勝等俱至匈奴致漢命
單于方欲送還武等會虞常等陰謀劫單
于母及殺前降者衛律歸漢使其臣曰宜皆降
于勝事覺單于怒欲殺漢使其臣曰宜皆降
之單于延使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律驚抱
持召醫為坎置煨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
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會論虞常罪單于
又欲因此時降武既斬常律曰漢使張勝
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復
舉劔擬武武不動律乃曰律前負漢歸匈
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
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今不
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可得乎武罵曰女
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女為見單于不愈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會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海毛并
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海上無人處使牧
羝羊廩食不至武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既而漢
將李陵戰敗降匈奴單于復使陵謂武曰
足下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且
陛下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尚復為誰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
下所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
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勿復再言後陵復
至語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
月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而武還漢已
至詔謁武帝廟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
壯出及還須為嚴將軍頭破巴郡獲太守
嚴顏備將軍張飛呵曰何以不降顏曰卿
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
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

青狀貴言卷五

五

為嵇侍中血

晉成都王穎反東海王越秦惠帝征穎徵前侍中嵇紹詣

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

佳馬何為已而官軍敗績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血

賤帝衣後左右欲浣衣為張睢陽齒為顏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管寧少以操尚

稱時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寧往遼東公孫度依焉廬於山谷語唯經曲不及世事專

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在遼東三十七年而還自寧始東也度等前後所資

遺皆受而藏諸至是盡封還之魏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後又徵為光祿大夫

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復不至年八十四卒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復自

越海及歸常坐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環堵蕭然門無

窮巷介日而食厲俗獨行經危蹈險不易其節親舊困窮必分贍救孫邕等薦寧曰

含章素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冰潔淵清

渡江揖慷慨吞胡羯

管寧大亂胡羯種族劉淵石勒之徒乘間

竊據祖逖少有大志時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琨覺曰此非惡

聲也因起舞居京口糾合驍健言左丞相睿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

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豪傑必有響

應者矣睿素無志乃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

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

起治籌兵募得二千餘人而進走後趙兵
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自河以南
多歸晉遂為取河北之計聞王敦等構
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
州上女若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德
喪父母
改秀實為涇原節度使以忤楊炎罷為司
農卿會涇卒以犒賜不豐作亂德宗卒奔
奉天而朱泚乘亂及據長安泚以秀實久
失兵柄意其必快快且素有入望遣召之
秀實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
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曰犒
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
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
大之功也泚不悅秀實謀誅泚迎乘輿謂
同謀者曰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
不能為之臣也泚召秀實及源休等議借
號事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前
從泚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泚血灑地
泚制匍匐走秀實知事不成大呼謂泚黨
曰我不同汝反何小殺我眾前殺之後謚
忠烈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
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邁陽九隸也
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
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
黑牛驥同一皁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

我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
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觀浮雲白悠悠我
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德祐元年元兵日急池州通判趙昂發繕
壁聚糧爲固守計而都統張林帥兵降元
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吾守臣不當
去汝先出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
臣婦乎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
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與死於從容堂
汪立信初忤賈似道廢斥至元兵渡江又
詔募兵援江上立信卽日上道行與似道
遇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
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嘆
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徒死無益欲控
引江淮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江漢

守臣望風降遁。又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手自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三日，扼吭而卒。

元兵逼撫州，都統密佑率衆逆戰。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兵突進，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斫圍，渡橋橋斷。被執，賊將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示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

元伯顏圍常州，陳炤等力戰固守。伯顏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遂破，或謂炤曰：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兵至，死焉。阿里海涯攻潭州，知州李若慷慨登陴，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戰。有來招者，輒殺，以徇。賊決水樹梯，城中大窘。

諸將泣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
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
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
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
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
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
之明白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
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
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外之芾亦
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
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知鎮巢軍
貴後叛降元因招福不聽使其從子性福
斬之貴遂誘執福父子殺之福子諄曰何
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
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

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遂死聞者流涕元主嘗召

宋降將等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

曰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陳文龍知興化軍降將王剛中遣使至文

龍斬之固守已而部將等導元兵開門降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不食死元

而詰取西州其家入焉猶以爲衣之者亦

靖獻遺言卷之五終

靖獻遺言卷之六

初到建寧賦詩并序

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

枋得字君直信州人寶祐中以鄉薦試中

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

後抑置第二甲既歸江東西宣撫使趙葵

辟枋得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

江上枋得給錢粟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

應之時賈似道當國忌功欲污七下一時間

臣遣官會計邊費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
可以累宣撫毀家自償由是坐廢景定末
元兵壓江上宋社日替而江東漕司猶試
士較藝枋得考試慎似道竊政柄害忠良
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
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
切似道視其藁大怒臺評竟劾其騰謗鐫
秩竄之後又以史館召枋得曰似道餌我
敵虜也不赴德祐初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
兵寇江東枋得迎戰于安仁矢盡而敗妻
子皆被執枋得遂易服負母入建寧唐石
山寓逆旅中日麻衣跣屨東鄉而哭人不
識之以為被病也又去賣卜建陽市中有
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納
遂居閩中宋已亡元至元末元主遣其臣
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文海薦宋遺士三
十餘人以枋得為首枋得時方居母喪遺
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

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

左車猶能言之韓信以兵數萬欲擊趙廣武君李左車為趙王歇及

陳餘謀取信等之策不用信乃引兵大破趙軍斬餘禽歇信令軍中購廣武君千金

而獲之言解其縛師事之問計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况稍知詩書頗

識義理者乎既而元行省丞相忙兀台將

旨召之執事相勉勞枋得曰枋得名姓不

祥不敢赴宋降相留夢炎夢炎理宗朝為狀元帝昀朝為

左丞相及元兵日急遂遁去降元亦力薦之枋得遺書夢

炎辨論儿數千百言宋錄卒不行福建參

知政事魏天祐又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

來言枋得罵之天祐乃誘召入城與之言

枋得又傲岸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

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

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

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

失為忠臣史記曰晉屠岸賈與諸將擅攻

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

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

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

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兒竟無聲已脫

嬰曰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

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強

為難者吾為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

匿山中嬰出謬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發

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諺曰小人哉程嬰昔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縱

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

兒然趙氏真孤反在嬰卒與匿山中居十

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景

公乃召武嬰攻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

故及武冠嬰謂武曰昔一宮之戰我非不

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為成人我

將下報趙宣孟與公係杵臼武啼泣固請

報苦筋骨以報子嬰曰彼以我為能成事

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

自殺宣孟判謚也朱子曰孔子華子之書

青狀遺言

王莽篡

蓋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此

一事好事者遂偽造此書以傳今之其言

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

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

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

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

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

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

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

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

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相矣按朱子說已如

此而程敏政尚辨之以證己姓所

從出可謂陋矣敏政說見于集

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
 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司馬子長云死有重
 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
 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
 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
 何言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為
 此詩別其門人故友時貧苦已甚衣結屨
 穿行雪中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辭

不受

枋得辭洞齋華父劉兄惠寒衣詩曰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

明范叔綽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者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

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按媧金自離表者不知何人以偶有此詩附于此

嘉興即不食卧眠窩中而去二十餘日不
 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

困殆及至燕問太后攢所

攢所謂殞也枋得北行之前五

年謝太后卒於燕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

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人父於縣

江沂濤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公江號

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後縣

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使泣

曰少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盤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

欲我生耶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

護骸骨歸葬信州定之亦賢累薦不起按

謂不起仕元可妻李氏初執送獄有賊帥

欲妻之一夕自經死一統志曰初枋得兵

至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出就

俘從囚建康或指曰是當沒入矣李氏聞

之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為官人妻李

氏曰吾豈可嫁二夫邪是夕自縊死獄中

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季弟二人

亦俱死國事二人子婦等亦皆死之伯父

徽明為富陽尉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

其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枋得天資嚴厲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

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檢

宰老竭蹶不售終不取合初竄也因謫所

山門自命壘山閉門講道守令以下皆及

門執弟子禮翁如也里中人行事或不循

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

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前也與人言古今成敗得失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

樂毅燕君會以國讓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王乘亂伐燕醢子之殺王會於是

燕人復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昭王未嘗一日忘報齊雪恥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於是樂毅自魏往昭王以為北卿任以國政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以為伐齊齊大敗

齊君出走走毅遂入齊都臨淄整軍禁侵略禮逸民封王蠅之墓齊城獨莒即墨未下

圍之三年或護之昭王曰毅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

拔欲久伏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昭王讓言者斬之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

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昭王薨子惠立惠王不快於毅

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惠王信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乃設謀伐燕軍燕軍大

敗劫死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已而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

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惠王

恐趙用毅以乘其不備使人謝毅毅報書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故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高世主之心故以身

得察於燕先王立之羣臣之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故受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以天之道

青賦遺言卷六

二

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王僅以身免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
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申包胥楚平
是後往來通于燕而卒於趙申包胥楚平
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
傅無忌譖建欲入為亂平王召奢囚之而
使人殺建建亡奢有二子無忌又教平王
召之兄尚欲往弟員曰到則父子俱死不
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汝能報父
讐我將歸死尚至楚即并殺奢與尚也員
遂亡往吳說王問擊楚大破之遂入楚
都郢時平王既卒子昭立員求昭王既
亡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昭王既
後已始楚人申包胥與員為交員之亡也

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至
是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讐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定亦能
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此修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為
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
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伯使
辭曰子姑就館包胥曰寡君越在草莽下
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哀之曰楚雖無
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為之賦無衣包胥
九頓首而坐秦伯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
吳吳師大敗遂復楚昭王於是賞包胥包
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遂逃賞焉袁黃曰近越語包胥使越問
越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不智則不知
民之極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
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人計是越之伐吳

包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恥也夫故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為楚至矣○張栻曰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身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讐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邵寶曰殺無忌足矣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朱子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可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氣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人

稱以為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而讀此詩者又以為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公祖遺劉忠齋即留夢炎書曰惟天下之仁人能知

重古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

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

者必聖人也君子之所為必非衆人之所

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

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

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

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

所能其自知其當作必不能矣○○劉定之文

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

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若不沒公初意也今按本集所載枋得書中凡稱

大元必不書其字其意蓋亦與天祥同而易以圈者乃亦後人所為以欲存枋得初

意也但此下或直書大元字之禮三官太

皇太后謝氏皇太后亦可謂厚矣○○保全

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

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

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音獻公卒

亡在外瑕呂飴甥使告公子夷吾曰子厚

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許諾飴甥乃

青狀遺言卷六

使告於秦穆公，穆公發兵送夷吾於晉，立之。是為惠公。後晉饑，乞糴于秦，秦歸之粟。及秦饑，又請糴于晉，惠公不予。穆公大怒，伐晉，獲惠公歸。既而許歸惠公，惠公先使卻乞告，飴甥，飴甥教乞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衆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太子圍也。」衆皆哭。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衆說於是。飴甥行，秦迎惠公，遂復歸于晉。後惠公卒，太子圍立。是為懷公。公子重耳又入晉，殺懷公自立。是為文公。飴甥欲殺程嬰杵臼，廝養卒張耳陳重耳，不克而死。程嬰杵臼廝養卒，餘立武。臣為趙王北畧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得。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舍中皆笑，卒乃走燕壁。見燕將，說之，燕將將歸趙王，亦不可得矣。近江淮行省管公將自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白皮，止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〇〇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

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

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

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

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

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

好人猶有正當人乎舒芬曰枋得宋亡十

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

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

使使文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祚未必移

也然則一先主所得於道者不其自以勝

天乎哉○熊禾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而

俗之微惡係人心之微惡每讀尚書至終篇紂

之將亡三人寧死不寧墮寧佯狂為奴所以

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

夷叩馬一諫凜乎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

復起不可易也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

若民者大率自不肯臣周之心大誥各誥

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為

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所謂歷三紀而後

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凡四十年

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通播遺黎自是

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皐
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
人見唐杜牧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

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
 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弃忠直信任姦
 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
 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
 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
 孫尚不與外人相接皆大康中武陵漁人
 行數十步行盡水原有小口豁然開
 來七地平曠其人黃髮垂髻大驚自云先
 世避秦亂來絕境今何世乃不知有以秦
 漢晉漁人解去後往尋卒不得路以秦

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
 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
 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
 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
 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
 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
 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
 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
 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

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
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
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
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
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
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
生過舉求高人秀才藝術者物色之今則
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
三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
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巽婢以某連累死
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
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
不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
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
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臣嘗握
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
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
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

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小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降詔赦過有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故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隱于商山採芝茹之漢高祖屢招之以高祖嫚士義不辱避逃不出以况羹藜含糲於○○之土地乎○○之救某屢矣某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播臣者

亦可呼我為太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
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逸民者亦可
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
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仁恕不忍
加戮其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
者二也某受太母太皇太后之恩亦厚矣諫
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鴛鴦以報
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
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與封

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官
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
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
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
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
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
自盡為君之仁也按此亦為太后講而姑
言之耳其實太后所為
不可為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
太母以歸附此其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

也初臨安既陷伯顏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元將阿木以太后手詔諭揚州守將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守之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使斃餘皆奔去庭芝益力戰禦敵城陷遂死之矣按鉉翁不署降諭檄庭芝不受降諭詔與文天祥對博羅當此時社稷為重及坊得此天祥不約而致尤可以為人臣法矣○鉉翁尋使元軍被拘北宋亡元欲官之不受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大息年逾八十賜予金幣皆不受庭芝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其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生前致仕削籍為民遷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洒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特為某陳情於管公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

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
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死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
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
矣耳聞水母土山入矣此向尋熱則不唱

與魏容齋即魏書曰前宋通播臣○○遊

民謝某謹致書于閣下大元制物民物主

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

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

恨時未至耳○○不妄殺忠臣義士某

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

自丙戌程御史將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

蒙○○以禮招徠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

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

下萬世知○○之量能使謝某不失臣節

視死如歸也茲蒙相公拘管道院日夜勞

動吏卒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

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何必逃走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相公縲
絏而到大都以續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
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
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
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
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
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

當續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有

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
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
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
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地名即嘉興別名即不食
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
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
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
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

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
 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
 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
 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
 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心亦願效一得之
 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
 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
 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
 能從，今其死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
 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
 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
 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
 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
 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
 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
 天下所笑。」

又嘗著東山書院記曰：○○天子○○○○

○年此上六空本無圈蓋大元及年號幾
某字而不書者亦與前書同旨也今

亦依例云。番陽李榮庭撰書辭託張國賢彭
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
子忠定福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
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覲有東山
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
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覲之後。寒
飢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為北
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常產。倍價取之。
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
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
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
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
不絕矣。子以為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
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
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
其君民者。自傳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
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
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

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
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
馱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
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
之情性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
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
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
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
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

敢加一城之弦歌漢高祖敗項羽於垓下

獨魯不下高祖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

之聲高祖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

以魯公禮葬羽親懸宮爵重祿而不能奪

為發哀哭之而去

五百士之死義高祖已定天下為帝齊田

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

海島高祖召之橫與其客請洛陽至

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為天子而北向事之其恥甚矣遂

自頸高祖為流涕以王禮葬之客及餘

五百人在島中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

者亦皆自殺

無人聞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

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

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
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為江
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
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傳至孔孟窮
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
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
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為
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夫人能
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
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
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
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
為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
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
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知性
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
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
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

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
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
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
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

許浩曰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於前疊
山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轍扶綱常
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頽
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一公可謂能遵孔孟之

當訓矣

初徽宗宣和末已與金啟釁端金遂遣諸
將分道入寇州縣累陷勢甚猖獗徽宗乃

傳位于太子桓

太子即位尊徽宗為道君太上皇帝

是為欽

宗改元靖康尋金兵渡河道君帝出奔宰
執又議請欽宗出幸以避敵鋒行營參謀
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
而去之可乎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至泣拜
以死邀之欽宗乃止命綱行營使綱治守
禦之具不數日而畢而金兵既圍京師綱
力戰禦之金知有備乃來議和謂宋若欲
和當輸金銀各若干萬兩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李邦彥
等力勸從金議乃括借都城士民金銀及
倡優家財與之綱先是召對謂祖宗疆土
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至是又言金
人所需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
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欽宗諭綱出治兵
綱退則誓書已成金幣割地等一依金言
遂罷綱以謝金人金乃引兵北去京師自
是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
又耿南仲等沮之而金果復入寇日逼南
仲等專主和議罷勤主兵遣使請和金人
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

不出金兵遂復圍京城四方援兵無一人

至者城遂陷金人尚宣言議和退兵欽宗

聞之遂如金軍請降及還宮割兩河地以

界金而金更邀欽宗及道君帝至其軍并

廢為庶人立宋宰相張邦昌為楚帝高宗即位

以李綱言黜之尋伏誅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

千人北去李若水先使在金營至金人逼

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

仆地金令鐵騎十餘守視若水絕不食或

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

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

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

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曰吾不復顧家矣

金將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為劇賊金

將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

我為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

口監軍搥破其唇嚔血罵愈切以刃裂頸

斷舌而死金人復使宋百官議立異姓宋

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眾遂以邦昌姓

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置軍中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

而徽宗第九子康王構留在濟州副元帥

宗澤謂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
在濟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王
遂登壇慟哭遙謝二帝卽位于南京改元
建炎是爲高宗首召李綱爲相綱至奏天
命未改陛下爲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
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臣且首議國
是曰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靖康之
甚者陛下入繼大統國論之所從竊恐猶
以和議爲然豈非以一聖沈於虜廷議者
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
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請以古人之事明
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太公爲羽軍所得
其危屢矣高祖不顧戰彌勵羽不敢害而
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
公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
請國人曰失君有君庶有益乎秦亦不敢
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
乃所以歸惠公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

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一聖之禍且將不測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如此一聖保萬壽之休而變輿有可還之理古語曰願與諸君定國是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綱旣相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朝綱兵防皆旣振整而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退避沮之高宗惑之而綱卒去位矣宗澤在襄陽也聞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

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
 未聞有大號令但見指揮云不得騰播救
 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
 之心而自絕其民也臣當躬冒矢石為諸
 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及開封尹闕開封
即宋都東京所在綱言縱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
 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金鼓
 之聲日夕相聞而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
 威望素著盜賊屏息因屢出師以挫敵上
 疏言將士農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
 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
 者不過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
 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
 詔延置別館澤又奏曰我國家承平二百
 年上下恬嬉度日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
 恥為智為勇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
 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

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
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
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
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淵聖皇帝
高宗即位信此和議賊虜猖獗大臣柔
號欽宗云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
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鷲遂
致一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
北去陛下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者竄之
嶺外自後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
回曲折為退走計試一思之初陟位何故
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近日又何故只
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棄千百萬
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假作
使偽楚來覘我虛實臣收其人置之牢控
庶激軍民懷寃之心仰贊陛下再造王室
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優加待
遇臣奉此詔命心欲折死不知三大臣

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此之厚而於我國家
訐謨如是之薄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
宗時若鸞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
烈必跨商周而越漢唐矣臣不敢奉詔以
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不用
縱遣虜使而決意東南幸揚州金闕之大
舉兵入寇犯東京澤擊敗之遂決大舉之
計諸將皆掩泣聽命澤復上疏請還京曰
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且言祖
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
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
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澤前後請還京二
十餘奏每為黃汪所抑憂憤卒諸將入問
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
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澤歎
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
十澤已死豪傑離心降盜於是金兵日急
而高宗更以潛善伯彥為相遣使乞和

已高宗遣使致書于虜將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金奔播狼狽之間諸京及建康臨安相繼淪陷而高宗遂航于海金人乃焚掠臨安北去以宋叛臣劉豫為齊帝悉以所取河南陝西之地封之且以秦檜先隨帝在北首唱和議陰縱之還以撓宋謀而高宗得檜喜而不寐遂得濟其姦計而異

日之禍自此始矣趙子砥嘗使金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顧克曰金以和愚宋檜會使者王倫在金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久困思歸乃亦倡為和議金又縱之尋劉豫邀金南侵高宗用張浚趙鼎之言自將禦之命浚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令人引還於是李綱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大槩近年

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親臨大敵使北軍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何可假道于僭偽之國而自取辱此古人之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高宗喪論之而未幾又遣何薛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曰女真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至紹興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因講和而息兵者誰歟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

之事也。適觀何鮮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終不能用。更遣王倫反覆數回，以請和求地，而遂以秦檜爲相。馬會劉豫再寇，大敗金，因執豫廢之。岳飛韓世忠奏乘機北討，以取中原，亦不報。而使倫首謝廢豫。紹興八年戊午，金乃以其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令與倫來言許歸廢齊河南陝西之地。於是朝論籍籍，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然猶慮羣言詔在朝，侍從臺諫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張燾晏敦復

魏石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
言方廷實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
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韓
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李綱亦上疏言朝廷遣
王倫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災運中微
賴陛下入繼大統為臣民萬物之主一紀
于茲矣敵人乃敢命名如此皆吾不能自
治自強偷安朝夕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
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
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虜使荐至乃
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將何以應之
今土宇猶半天下民心戴宋不忘豈可忘
祖宗之大業生民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
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夕之命哉陛下縱
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

用何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傳曰

日中必斐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

可採陛下斷而行之以為害於今日之至

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今使

事方亟所係國體非獨安危而已疏入不

省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

薄學廢不講則雖具中心也然而世衰俗

其君者性性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

於其身開如李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

有禍福雖以讒問竄斥屢瀕於死以其愛

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

謂一世之偉人哉又序其奏議後曰使綱

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

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

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

偏安於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

哉昔蒯通每讀樂教書未嘗不廢書而泣

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大樞密院編修官胡

銓抗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

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

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
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
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
不拔之業一日豺狼改慮粹而縛之父子
為虜南暨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
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
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
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
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
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梓宮謂殯也時徽宗及可還太后
其右鄭氏相繼卒于金

高宗即位尊母章賢妃為皇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

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

大勢有所不可也秦圍趙甚急魏遣新垣衍于趙欲令尊秦為帝

時魯仲連在趙聞之乃見衍責之曰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則肆然為帝

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

談皆欲食倫之內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

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即石敬瑭事見于七卷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

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

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

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

尚能變左社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社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

其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

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帥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大怒

除銓名編管昭州既又改監廣州都鹽倉

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本傳之金人募之于金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賀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

經遠之有以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亦謫遂定和議使倫交割地界得河南陝西之地而未幾金以歸地為非計執倫分道入寇復陷所得州郡遠近震恐而諸將盡力禦之劉錡大敗金元帥兀朮於順昌韓世忠等亦復諸州而岳飛所至皆捷遂追兀朮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中

原大震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方指日渡河而檜更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奪諸將兵權乞連詔還飛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檜終矯詔殺飛矣檜必欲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優與重賞卒無應者檜遂矯詔召飛及子雲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鞠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

大字深入一層理終無罪狀可驗槍乃矯殺
飛父子矣○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
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
旰豈大將安樂之時邪却不受每以恢復
為己任不肯附和議上疏至有唾手燕雲
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
稱潘之語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
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
忍面欺其主邪高宗欲為營第辭曰金虜
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其
御軍也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啖肉
嘗以八萬人破羣盜五十萬眾其戰兀木
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破其眾十餘萬凡有
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
敗粹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好賢禮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

必曰將士知飛何所之有然忠憤激烈
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其死也
金人酌酒於是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
有而宋更遣使通問稟議千金以求和
議成高宗乃奉誓表稱臣於金割地增幣
唯金人所欲以畀之其誓表畧曰臣構言
今來畫疆以淮水中
流為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
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
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幾萬兩匹有渝
此盟明神足歆墜命亡民路其國家臣今
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
永為憑焉陳仁錫曰古今奇辱千古無恥
喪心當以宋高宗金遂使人以表冕來用高
宗為第一矣

宗矣周禮曰足上首下至是極矣張時泰曰胡銓之言驗矣○高宗以和好成加擢太師封魏國公又賜擢第及銀絹等親幸其第加擢妻兩國夫人其子婦及孫等皆除顯官周禮曰高宗知有秦檜繼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金完顏亮復敗盟南侵焉殿司軍士施全於道遮擢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問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奉天下都要去殺虜人你獨不肯殺虜人我便要殺你矣遂磔於市○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警教倫包藏禍心切制君父其勢漸不可制張扶請檜棄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終也高宗進封其爵建康郡王而其夕檜死高宗乃謂揚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擢逆謀矣高宗傳位太子春是為

孝宗孝宗即位銳意以復手書召張浚浚力陳和議之非勸堅意以圖恢復時完顏亮已為其下所殺金主雍立明年隆興元年癸未又以十萬衆屯河南以書來求海泗唐鄧等之地及歲幣欲凡事一依故約不然會兵相見孝宗遂命浚伐金而諸將不協師潰于符離時秦檜已死而湯思退檜黨也因檜致身所為多效于檜檜死久所効黜至符離之敗孝宗亦議和乃復用

思退爲相，金人復以書來，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中原人陷於蕃，謂之歸正。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思退急于求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又言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思退遂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張浚上疏力辨其失，曰：「秦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復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間安中力爭，以爲不可與和。胡銓時爲起居郎，又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

和，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宗使桌請成，桌

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欽宗以上皇驚

憂而疾，親往金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

既歸，作會飲，酒談笑，終日金再邀欽宗至

營，欽宗有難色。桌以為無虞，勸行。問門舍

人，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

虜計。桌不聽。金遂執二帝北去。○及金立

邦昌，革恥屈節，異姓先殺妻子，維揚失守。

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

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

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弱於和，不能自

振，尚能戰乎？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

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

戲劇？孝宗意遂定。時金方屯重兵為虛聲，

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浚復視師江淮。金

人亟撤兵歸，而思退諷其黨論浚。浚八上

疏乞致仕。孝宗卒，罷浚，而決棄地求和之

議矣。浚既去，猶上疏言：「姦邪必誤國事，或

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今雖

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

言？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聞者聳然

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拭拘曰：「吾嘗

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

青狀貴言卷六

城中親見二帝北狩誓不與虜俱存委質
艱難之際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
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說夷狄
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為人變浚獨毅然
必欲正人心雪讐恥顛沛白雁志踰金石
雖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
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於是思退奏
遣魏杞如金鉉復議曰自靖康迄今四十
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
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
和者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

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側聞虜人嬖書御名

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見曲禮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楚子觀兵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宋

宗時富弼使至契丹曰南朝遺我歲

幣其辭當曰獻納不可契丹曰然則為納

字弼亦不可反復抗辨契丹知不可奪乃

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人與弼偕來議

獻納二字弼言仁宗曰二字臣今臣子欲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

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

不必恥獻納不必爭臣恐再拜不已必至

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

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與觀銜璧與觀皆國亡君臣降敵之狀以璧為誓手縛故銜之觀棺也將受死

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晉懷帝降漢劉聰聰宴群臣使懷帝著青衣行酒遂遇害

然後為快事至於此

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遂

遣杞以成和焉自是以後累世權竊踵用

國體益削弱至理宗朝蒙古名元又強熾

來議伐金宋遂與之攻滅金而蒙古復南

侵不已周禮曰宋金世警理宜報伐然借秦曰蒙古來議夾攻金者即晉人假道以

愚虞人之謂也汴宋協金人以亡遼而汴宋反為金人所得南宋協蒙古以亡金而南宋終為蒙古所有宋方疆彌

蹙而卒獻國降之至景炎祥興以區區屬

幼猶得延數年國統於南遊者抑文天祥

張世傑諸人忠奮戰禦之力也○初祭未

年朱子應召至行宮奏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鶩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請復指其實而明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

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
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
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乃
陵廟之深讐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則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
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陛下旣有意於必爲矣問者不知何人輒
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
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恨陛下於所
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夫子
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
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讐
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
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
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
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廢弛而不復振矣

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請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讐寧恥之本意未嘗少衰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旣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

何功之不可立哉尋除武學博士待次拜
命遂歸乾道元年乙酉趣就職既至以時
相方主和議五月請祠以歸六月著戊午
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
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
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
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
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
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
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
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
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
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
外則猶在子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
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
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

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
 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
 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
 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
 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
 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
 宰相秦檜歸自虜廷力主其事當此之時
 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
 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
 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
 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天子祖母稱長
樂宮此謂藉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然後
韋太后也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
 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

人無不負緣驟至通顯或乃踵膺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膺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膺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太言耳嗚呼秦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

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
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
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
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
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
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
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
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
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
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
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
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
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
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
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代銷鑠使之無
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
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
網所以未能復振已墜之萬事所以未能

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
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懼中外無事迂愚
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
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
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
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
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
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
區所敢望也

昔自古國家敗亡其失莫甚乎講和而以
于和致亡未有若趙宋之乖者矣實萬世
鑒之殷鑒也因略陳其本末并採當時正
議尤爲的確者如右而以戊午讜議序
於結之命益善心夫去醫兵五也
靖康之難朱弁家碎賊手南歸時高宗即
位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
者弁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

奮身自獻闕下乃充通問副使弁即日與
使者王倫直犯兵鋒以行虜就館雲中以
兵守之久之金將議當遣一人受書而還
欲弁與倫探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
道之所爲耳吾來固自必死豈今日乃
覲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受書歸報天
子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倫行有
日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朝無所事此
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便解以授弁受而懷之
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
虜迫弁仕豫且誅曰北南歸之漸也弁曰
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
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哉吾有死耳
不願歸之虜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反從
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虜亦感

動致禮如故後復迫換虜官弁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囚之
 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
 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告
 訣於後使者洪皓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
 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
 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
 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
 吾已得近郊某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
 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
 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
 弁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
 悲也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矣其後倫
 復使金歸以弁奉送徽宗皇帝大行文獻
 高宗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
茂林曹草被雨露於常年絕黨殊隣
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
徒存數馬角之末斗電消雪宮擊龍鬣而
莫遠淚灑冰天○按程敏政
新安文獻志載此為全文
 約和已定弁
 乃歸既至見高宗曰臣聞人之難得者時

也事之不可失者幾也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死節事狀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而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弁言虜情

悟上意尼其進用遂卒于微官朱子曰國

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

日此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

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醜然相視乃無一肯奔問官守者弁以草野諸生願獨奮

然出捐軀命以嘗不測之憂而守死不屈至了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偽官爵竟

得復持漢節歸其忠義大節雖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還朝所建不欲朝廷

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伴矣不幸厄於權

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弁使之明年復遣洪皓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虜

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

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

鑊無悔虜怒將殺之，荀士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遂流通冷山，流通猶編窟也。會徽宗卒于金，皓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丁奉曰：此文史氏不錄。其詞激烈，聞者為揮淚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巴雪穴居，百餘家，金陳王谷神聚落也。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鹿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麩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辨之，谷神怒曰：汝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高宗，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人持歸，高宗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

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皓盡力拯救之留

金十五年而還高宗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不能過皓退見秦檜論檜所

為示無中原意忤檜遂出知外州卒皓久在北

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

于護患聞者悼之

皓既行尋又使張邵邵即日就道至濰州

金捷懶命之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拜

禮且以書抵之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

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

已曲有在矣捷懶怒送之密州囚于祚山

砦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

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置于獄

知邵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又徙

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邵在金亦凡十五

年而與弁皓同歸矣

右三人使金雖有先後而其還也同時

而又皆以全節復命可謂使臣標儀盛

事矣

寧宗開禧二年以宗室太祖十世孫均為

沂王嗣

沂王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

賜名貴和嘉定十

四年寧宗以無子國本未立遂立貴和為

皇子更名竑時丞相史彌遠陰招太祖子

燕懿王德昭之後與竑擬為皇子至是以

貴和已立乃賜與竑名貴誠立為沂王後

年十七矣時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

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

不能平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

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

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

新州並流竑之地

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起居舍人

真德秀時兼竑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

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與國子學錄

鄭清之登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

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

之事成彌遠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許之於是策立貴誠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失言于寧宗觀廢竑立貴誠而寧宗不悟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不豫彌遠乃遣清之告貴誠以將立之意壬辰寧宗疾篤彌遠遂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乃遣人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人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遂懼之使從卽於禁中宣昀召之引至柩前令卽位是爲理宗廢皇子竑封濟王出居湖州焉初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人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理宗召還之九月自知潭州入直學士院明年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以彌遠廢立不

平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尋
自討弒平之彌遠尚忌竑又矯詔逼殺竑
追降為縣公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扶持
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
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
非淺湖州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
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雖

濟王未有子興滅繼絕在陛下耳理宗曰
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
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
師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
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周禮曰親
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
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大倫之
變詎不為之大虧哉雖欲曲為辨說陽為
掩之然且不可得矣張時泰曰雖彌遠專
橫之惡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
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况潘

清獻遺言卷六

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竑也豈止無罪而已哉理宗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大理評事廬陵胡夢昱上

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晉獻公驪姬力

護殺太子漢戾太子漢武帝惑江充以巫蠱事誣太子據太子迫急

遂作亂而死及秦王廷美之事弟曰光義

太祖曰光美子曰德昭初太后杜氏將殂謂

美之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

稷之幸也光美即廷美也太祖泣曰敢不

如教太祖崩光義即位是為太宗欲敗道

命傳之其子以故德昭為所忌自致廷美

時為秦王亦不自安太宗舊僚等誣告廷

美將有陰謀太宗乃貶廷美廷美憂悸成

疾為證言甚切直彌遠諷御史劾之除名

竄于象州而卒羅大經曰夢昱上書言齊

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白口何期累弟兄世

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益清明危言在

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邦衙胡銓字

亦廬陵人也夢昱兄子建弟國賓皆懷奇

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

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

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

是不復出矣德秀及魏了翁薦之江西帥
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遂奉祠以終身
焉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云時
論濟邸事者眾彌遠患之遂貶罷德秀等

矣余竊疑德秀之事貴誠有善於大義矣夫彌遠之逆貴誠之篡其罪斷乎不容乎天地間也使寧宗有知于地下則當日北面臣貴誠者其何詞辭忘主事讐之責耶况德秀於濟王嘗為其教官則舊恩分在彌遠而中外諸臣生殺進退無不出其手者矣而德秀乃自潭州被召駢肩事于貴誠既又為彌遠所忌劾罷而後去則與前日慨然請外之意相違而似於立己見

微事幾兩失之矣夫德秀學程朱者也上珪魏
今日今日所講乎君臣之義豈置之第義耶
修以修以掩前失呼當日之事為何等悖變何
等罪等罪惡而諉以已往之咎尚欲掩前失乎
也也雖其視濟王宜乎其應召立朝不以自非
勉其勉其所忌而去也則亦以言濟寬之故然
要之要之大本已差此特為無齒決之問耳德
秀學秀學術經濟純正精覈於道學私淑之士
可謂可謂傑出者矣今就其出處考之則可疑
可恨可恨有如此者而至於潘士李燔之徒則
吾以吾以為其所處各雖不同而實可謂無缺
于義于義無嫌于志而無愧乎天地間者哉夫
立嗣立嗣繼世根本大體所關為人臣者不於
此竭此竭力焉則其餘不足觀无不可不以死
生去生去就而決也是以亦竊附此以俟君子

馬訂

靖獻遺言卷之六終

靖獻遺言卷之七

燕歌行言盡目

處士劉因

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一統志保定屬高貢冀州之域五代晉

割屬契丹元改保定路容城則保定屬縣
○冀州即堯舜所都幽州而周封堯
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皆此地唐分為四
十三州至五代後唐從珂自立忘其河東
節度使石敬瑭徙之他鎮敬瑭拒命唐發
兵討之敬瑭乃與其將佐桑維翰謀奉表
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
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以與之即
皆冀州之地也劉知遠諫曰許以上田恐
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

青代貴言

喜將兵救敬瑭唐兵大敗從珂自焚死契丹乃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遂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與契丹即四十三州數內向所謂盧龍馮門諸州是也周世宗即位自將伐契丹以復之關南悉平遂欲前復幽州遇疾還殂宋神宗時契丹使人來乞別立界至王安石勸神宗曰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終為異日興兵之端及徽宗宣和中金兵日強連陷契丹地於是徽宗遣使約金夾攻契丹取石晉所沒舊地既而金人又與宋構隙大舉兵入侵至靖康之亂金冀之地盡沒于金而後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竟陷于蒙古矣

辨百言過目即成誦甫弱冠才器超邁日

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徃徃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元

世祖以薦徵之為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
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世祖復遣使者
徵為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聞之曰古
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
致之至元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聞者嗟悼
歐陽玄曰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
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詎辟操其
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
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恬然企乎先王

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元有國以來言

處士必宗劉靜修也又贊其畫像曰於裕

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世祖太子裕

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廼徵因繼之而因辭歸也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漢高祖已并天下使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往矣無汗我薛瑄曰劉靜修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曰靜修不屑

就其意微矣予似之蘇軾又曰精於不氣

薊門來悲風易水即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送至之處生寒波雲

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

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遙相連風雨

隨嵯峨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

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

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契丹呼敬瑭為石郎曲終

哀思多之蘇軾向安下之皆益為示有國以來言

按劉因不仕元先輩既發其意而如此

立行結末者尤的然可見因以身為幽燕

故地之氣類生族而高陵逸舉不肯汚

染戎虜異屬之本心不特傲睨濁世涕

唾祿爵而已也薛氏所謂微意者其此

也歟因又渡白溝詩曰一聲霜雁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萊公灑落近

雄才顯德十年亦英主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

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

泉聲瀉餘怒萊公謂宋寇準澶淵之役頭德謂周世宗鐵硯謂桑維翰兒皇謂

石敬瑭失榆關路謂後唐莊宗將周德威恃勇不脩邊備幽州榆關之險遂為

契丹所有也沙陀則莊宗養父晉王李克用亦夷種而至莊宗卒有幽燕遂稱帝滅梁矣事並詳于正史通鑑等又登金荆軻山詩曰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盃晚易臺詩曰海嶺天東北燕遠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又曰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尚遠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望易京詩曰誰教神器歸群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甲時英烈全未消右數詩亦皆足因特表出之夫以此律之則

許衡吳澄等失木義之罪無所逃焉

丘濬曰孔子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元之許

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

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

大其肯容之為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

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楊雄之意

也他人隨世就功者何責焉

梁江臨曰衡以中國之人毀冠裂冕以事夷

主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可乎然則為衡

計奈何曰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可也

許浩曰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木

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犬豕也

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袁黃曰衡新鄭

人以金泰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速頭於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略衡獨言

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殘兩國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按元史衡懷

河內人世為農父而衡父避地河南生衡新鄭自元世祖為王泰中徵為京兆提學

及即位復應徵官至中書左丞及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陳時政與機務焉一秘志

懷河內禹貢冀州之地宋屬河北西路新鄭禹貢兗豫二州之域乃宋太祖以來至

欽宗所都開封府之地也又金泰和九年即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歲猶為南宋全

盛時矣然則衡雖未嘗仕宋而浩謂之宋儒尚為有所據而黃徒由金元蠶食侵奪

之後言之不復論故地分域之根本可謂疎矣且修德之與以力其方雖不同然至

于教元取宋則與當時公卿之略何異夫以幽燕之地石晉以來三百餘年沒于夷

狄而劉因猶固執舊域寧辟世獨立以不汚若衡之生則宋本地而故都所在乃不

少辨別其視委于夷虜如盜賊入家竊據府庫而為舊家僕者不能逐之指為盜有

且更為之計畫耶或曰是則殺主人奪家基之術者是何理耶或曰是則然矣而懷孟

新鄭皆及于夷之久已致租賦為之役屬則是為其民也曰不然大抵有一世之讐

有萬世之讐有一人之讐有一家之讐有一國之讐有天下之讐體勢益大則關係

彌重如衡於元則所謂與天下萬世同讐者雖天壤與腐生民與糜不仕可也固不

可以遠近舊新常態而論也如劉因生于衡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其祖族曾仕金為官而因超然不顧是其所以為不可尚也已况致祖徃役固庶民常事與當仕者又有間焉不幸到此無舊君真主可與輔以攘逐異類恢復舊疆則蒸糲羹藜食己力以終身至暴威劫迫不容但止則死生以之如龔勝謝枋得何不可為之有曰王虎谷又謂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相楚必有夏以變之道將不用於東而用於南矣衡於元孔子於楚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大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為也此說奈何曰此尤妄論夫孔子於楚豈使之終僭王終廢周君令當時天下諸侯改轍北面朝觀奔趨于裔戎之廷耶必將教其君臣抑僭竊尊天王舉四海之內復文武綱紀之舊也是之謂用夏變夷大抵聖人大作畧大力量回天翻地決非常情所及而春秋大義分夷夏討亂賊所謂昭如日星者則未嘗易也是乃與許衡忘本國殉異虜與之謀絕宋三百年來正統以為得計者正相反矣以此相比何其不思之甚至於君臣廢之說則亦殊可駭夫能辨舊壤本統大分守正不殞君臣之義孰大乎是若以其乘勢彊并天下乃視以為君臣之分已定不復問其主賊正非如何則不論女真蒙古雖王莽曹操筆亦以崩角屈膝甘受其畜豢羈策唯恐不速之不暇為事理當然而一時所謂忠臣義士奮憤報讐守死不貳者皆為亂臣賊子之魁也以是為君臣大倫不廢吾不知其何說矣故嘗反復究論以為元代百年士君子所以處身者只有二字不仕而已矣舍此則粉飾分疎徒為諂諂而棄滅綱常獲罪名教之外無所得矣曰然則宋若能光復舊域則因果出仕乎曰因本非遺世而自逸

青狀 貴言 卷七

者其可仕而仕又何疑曰因生幽燕其不
任夷固也若不卓祖父以來為所劫驅生
育于彼域中則如何曰流移轉沒固亂世
之常但生族本系終非其種則無可變之
理因所見本末灼然可驗必不仕矣

丘濬又曰嘗視劉因所作退齋記有曰挾
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
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
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
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
奪之也其徒陳俊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

大聞文風眾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
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視之則因之不仕
蓋的然有見也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
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眾以伊洛宗
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衡之仕元
歟袁黃曰因又為劉仲祥著蠡齋說云近
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自號彼其人
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謙託也或為老
氏之說以為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
葆嗇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
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惔惔而言之不置
其殆為許
魯齋與

又曰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視衡此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丁奉曰丘瓊山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以仕元也况臨終語元之故士也此其所以仕元也況臨終語子勿請謚立碑則其仕元之恥亦可憐矣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余謂奉此說可謂卑陋甚矣夫衡以道學之士而出處死生之際乃與質同轍則所謂道學者果何事而其為名教之罪不啻倍于質也是其自速之恥辱何過之有而足復憐乎至於北產故士之說則其失同袁黃已辨于前矣周世宗將殂召其相范質等入受顧命立子宗訓時七歲已而殿前都指揮使趙匡胤自外率兵入汴廢宗訓自立稱皇帝國號宋初入也將士擁質等至軍士屬聲懼之王溥等降階先拜質亦拜遂仕宋復為相將死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周禮曰質等周朝舊臣食祿受恩非一朝一夕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顧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讐安足為人矧與宋主比肩

又曰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吳澄宋朝鄉貢進士澄江西撫州崇仁人宋時為鄉貢進士及元滅宋以程文海薦仕元至顯官詳于元史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頓忘

孔子春秋之教哉

張時泰曰春秋於父兄之讐則曰不共戴

天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讐也趙孟頫仕

元其無恥孰甚焉元已滅宋程文海薦江

世祖擢用之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君子非之也范祖禹曰建成為太子且兄

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

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

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歸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

也按程朱所正王魏之罪已著矣此不敢

錄若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

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

方孝孺曰予嘗論夷狄之不得與於正統

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

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

乎其末之熾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

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

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

因又馮瀛王吟詩臺

馮道瀛州人五代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

急於倒懸而道為人骨管多智不擇可合浮沈取容後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以一身歷四姓十君後封瀛王臺在易州太寧山道吟詩於此

云詩曰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華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

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

往以德量推之，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

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

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削疊嶂，

一洗它山羞。宋趙秉文吟詩臺詩易州山

山意似羞人識面兩昏丞相賦詩臺

歐陽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

其有不滅國家者，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

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

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

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

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

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

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

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

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

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

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司馬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誓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為女不

容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絀之巧不足賢矣天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夫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

此處應注三言七
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
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
遠害為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
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
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孝子田君墓表曰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
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
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
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
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
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
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
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
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
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
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
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

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亡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

手錄金源

女真始國于按出虎水之源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因以為號

貞祐

作真祐金主

珣年號下同以來致死於其所天

者十餘人而武夫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悵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

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
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
而君則惻然伏字恐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
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
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幸復蘇後一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
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
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
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

下戶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
其所以爲孝子者歟銘曰嗚呼蹈斧鉞而
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身之
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
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
式之孰獨匪人

左... 古... 昔... 將... 其... 靖獻遺言卷之七終

靖獻遺言卷之八

絕命辭... 明建文帝侍講直文淵閣方孝孺

孝孺字希直... 希直洪武中以薦召見太祖

喜其舉動端整... 謂太子標曰此莊士也當

老其才以輔汝... 矣論遣還鄉孝孺歸杜門

著述若將終身... 焉久之復徵至為漢中府

教授太祖崩... 太子先卒是為懿文帝太孫

允炆即懿文... 之子即位改元建文因稱建文帝

召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
從太祖先命也孝孺德望素隆建文帝禮
遇甚重一時倚重初懿文太子之弟太祖
第四子棧封燕王素蓄異心及太祖崩太
孫即位以朝廷近臣齊泰黃子澄等更革
舊制削弱諸王因以誅齊黃靖國難為號
及北平引兵南下諸路官軍相踵敗績燕
兵遂渡江逼京城孝孺乃作絕命詞自分
必死諸臣勸帝出幸孝孺請堅守誓死社

稷及燕兵進駐金川門谷王穗李景隆等
開門迎降棧遂入城帝乃縱火焚宮變服
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建文四年也棧遂
自立即位是為成祖廢建文帝太子奎為
庶人幽之中都矣棧之初發也姚廣孝即
道衍棧之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
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
下好學種子絕矣棧首肯之至是孝孺為
賊兵執以獻棧欲召用不肯屈一日遣諭

再三終不從既而會議頌卽位詔捷問左
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命出自獄孝
孺斷衰而見悲慟不止聲徹殿陛捷降榻
慰諭曰先生無勞苦吾欲法周公輔成王
耳孝孺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何在
捷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
立成王之弟捷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
又授以紙筆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爲

我作詔命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又大

哭且罵且哭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捷大

怒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一族

張荒備遺錄曰上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令復繫獄以

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

百四十七人鄭曉吾學編云焚夷其先人

墓每抄捉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

母族妻族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

門生亦皆坐誅然後磔孝孺於聚寶門外

不絕至死乃已年四十六姚履旋遜志齋集外紀引忠節錄曰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銘嘗受學

孝孺令呂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

論死亦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提調衛外親自抄提後死者復數百人初詔收孝

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一女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孝友孝孺季弟

也及親屬皆就戮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

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依魂依舊到家山上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弟云吳應賓曰

我明正學先生糜百體湛十族千秋萬歲髮猶指冠尚論之林所無有也先生不以

自哀而後人哀之哀愈至而愈不可解則為先生謀蓋不為周廣文死不失義辟不

及孺而忠知附焉嗟乎先生固可以為廣文使先生復為廣文則人知君之可以

尺殉而不知君之可以十族殉也有裏糧坐甲而俘于軍者退不暇為廣文而進不

忍為先生則將以中庸解乎長平坑卒與其死降孰若死戰睢陽之役刑善馬烹愛妾而可爾乃至驅老弱以饋壯士夫非

清獻遺言卷八

土地而食人肉乎兩將軍曰生者必死為
 虜臣者不可復為唐摺日暮之間榮辱相
 萬誰謂兩將軍不仁為先生也族者不害
 為先生也死為先生也死者不媿為先生
 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况
 為先生之伯季之妻之女者乎而補先
 民之缺以教萬世雖謂孝孺幼聰穎絕倫
 先生為終古節可也
 雙眸炯炯如電六歲喪母哀慕如成人甫
 髻亂日讀書積寸一日十行俱下為文雄
 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
 宦遊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
 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自是精思

力踐不已弱冠從太史宋濂遊時濂門下
 一時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孝孺顧反不
 視文藝恒以明正道闢異端為己任凡理
 學淵源之紜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
 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折於一絲會
 歸大通見於論著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
 不同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孝孺與鄭叔度書曰
 病夫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
 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為佃萊
 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
 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

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
 自憂其如眾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
 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
 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
 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
 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
 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
 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
 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欲知其
 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和粹貞
 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又嘗被誣謫戍
 上疏乞以身代及教授漢中日與諸生名
 士講習聖學切磨道義其言曰學聖人者
 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

又自名其齋曰遜志孝孺友人林右序遜志齋集曰流而不可
 正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
 與俗同波者眾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
 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
 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吾言一
 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
 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
 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安焉委
 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
 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揚墨之說盛行於天
 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
 揚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
 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
 徒唱為私說鼓舞天下之聖人也使人皆相與
 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揚墨者雖以韓文
 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

子者出一掃陋習頭回天下於大道之中
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
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
乘吾道之無人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
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
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覩
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
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十不能也有
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
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制天
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
猶乘小舟以通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
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
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
之學耳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
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文辭亂若佛為博
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擬翫然無復有
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

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
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
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天下
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
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
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
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天下莫
不信之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
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
知其志之所以達志也又序其文云蜀獻
王聞其賢數延之處以賓師道經其師墓
因走荆榛往祭且卹其孤遺備至每見蜀
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賜號其讀書之室
曰正學學者稱為正學先生王又嘗賜教

日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孝孺謝云惟當
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
矣孝孺已死平生所著述有僅存者而當
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
鈔梓以傳其尤所用心者嘗謂道之於事
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議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
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
慮論十首以募臣賊后夷狄雖一天下不

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其他雖往復尚論
半東片辭之餘亦未嘗不倦倦於綱彙經
綸之務廉恥節操之守也至四方夷裔得
一字寶於金璧云顧璘曰以孝孺王佐之
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謀猷顧
豈與唐王魏者等不此之顧悲楚抗激至
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嗚呼忠哉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燕兵圍濟南甚急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門候捷入急下鐵板傷其馬首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捷窘大怒攻久不能克舍之南去鉉乃設宴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又有東昌及小河之捷中原震動至捷欲北還既而渡江入城鉉尚擁殘兵駐淮南燕兵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割其耳鼻竟不肯

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

公馮未堅之

版築鼓不振之兵氣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孰能興之支有靡碎膝無小屈斯為最矣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子寧嘗謂金幼孜曰

子他日為良臣我為忠臣兵起子寧疏李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及捷篡位召子寧責問不屈死親族以下坐徙死者數十百

人羅洪先曰子寧本淦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寔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前守祀公于峽之鳳凰山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

焉彼之爭者以公在淦則淦重者止死耳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燕兵至金陵知事不

可為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自縊其辭曰

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

對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

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

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

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矣愧無

伸於當時死亦徒妻劉氏亦縊死二女赴

井死然庶無慚於後世

監察御史曾鳳韶嘗奉詔于燕不屈撻篡

位召之再終不應刺血書憤辭于襟其辭

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

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錦衣之郎

既死之得宜可以含笑屬妻李氏并子

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太祥

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刎李氏亦經死

禮部尚書陳迪兵起上疏陳大計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撻

篡位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

六人同日死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

迪叱勿言罵不絕口撻割鳳山等鼻舌熬

青獻遺言卷八

熟食迪曰好吃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肉

好喫益指斥遂俱凌遲死衣帶中得詩其詩

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緣又

論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

有五噫詩並悲烈嘗入聞變明其

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兵起黃子澄避

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守土之臣當與城俱

亡燕兵至江上善受詔總兵勸上時禮科

給事黃鉞丁外艱歸善以書招鉞即日營

葬訖遂趣捷篡位捕善急善麾下縛善去

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

或告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

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

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食尋善死節

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

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

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

死

附伯瑋獨以死自誓燕兵攻沛援兵竟不

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子有為還曰汝歸

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其詩

守諸公鑒此情以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

改人心節青史誰書令名木豈能支

東門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

報國自經死有為不赴去復還見父屍遂

自刎以從初從父贊姓建文中擿索齊黃

侍中黃觀初從父贊姓許後復本姓

時觀草詔極其誠斥兵起奉詔募兵督諸

軍勸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

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翁持

釵釧伴使奴出市酒散急携二女率家屬

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

聞帝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

磯湍流之中

入京良誓以必死。逮召之，良執使下獄。收諸司印，携歸，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與家人同赴火死。
刑部尚書暴昭，逮篡位，執至，昭抗罵不屈。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猶不絕。斷頭，乃已。濟陽教授王省靖，難兵至陞，明倫省曰：今日只說君臣之義，觸柱而死，子禎亦死。戶給事龔泰，燕兵駐金川門，泰與妻訣曰：吾分死矣。被執已釋，投城下死。

景清即耿清比，逮篡位，陰懷豫讓之志。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座，清果衣緋，社中藏劍，不克而死。

按建文臣孝孺之外死節者數十人，詳具于備遺錄。皇明通紀等書今不悉錄。特附其著者，以見一時忠義之盛云。
初燕兵已過江，建文重臣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與衡府紀善周是脩俱約同死節。燕兵駐金川門，宮中焚燎，明

日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拜宣聖遺像自為贊繫衣帶縊東廡下既而捷入城安王楹茹瑞先叩頭降之胡廣金幼孜以下六人亦皆前約與蹇義楊榮等二十餘人皆

勸進迎附遂多至大位矣李卓吾藏書引

渡江周是脩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

規胡如廁回問家人餞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引天順日錄云解後

為是脩為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邪按此一節殊可醜笑本無

足言但解殆有虛名故特錄之○鄭曉曰

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

斷然不可泯沒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

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澤袁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

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黃福鄭賜等亦與胡金輩皆有所關係于建文朝而初

不肯降既又自陳乞宥復被進用永樂十

二年捷命胡廣楊榮金幼孜黃福等纂集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以頒布于天下云

余嘗論朱子明聖學植綱常為天下後

世所尊信表章固非一日而其間大不

幸者有三焉宋理宗也元許衡也明文

皇也何也朱子大中至正之學百世俟
聖人而不惑彌久彌信者固自然之理
必到之勢雖莫此輩奚憂乎其不發顯
流達也政使適關氣數人事之變數千
萬世沈淪蔽塞然吾聖賢相傳綱常名
教之學者豈有憑此等賊逆臭穢之徒
虛美相誑同惡相掩鼓唱引重而後可
得行耶吾知朱子在天之靈其憤罵排
斥而不容也必矣武王周公克殷制禮
立政澤浹生民威加四海世祚之永八
百餘年可謂盛矣誓誥之策風雅之典
可謂富矣而終使天下萬世凜然知名
分大義之嚴不可得而犯慚德口實之
責不可得而辭而不至天壤易處人類
斷滅者則特在乎西山餓死兩匹夫而
已矣故予於三不幸已為朱子歎而於
此又有為之賀者何也當理宗時也幸
有若李燔矣當許衡時也幸有若劉因

矣當文皇時也幸有若方孝孺矣皆以
豪傑之才醇正之學而篤信朱子確守
綱常寧避世就義以各遂其志與西山
餓死并五匹夫矣到今風采義氣烈烈
如秋霜夏日昭揭常新夫然後聖賢綱
常之學實爲有賴而朱子在天之靈於
是亦有所慰夫

孝孺又題朱子手帖曰君子之與小人較
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
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
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
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
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
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
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
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
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
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

竄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菴之流以擠排汙鱗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

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
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
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
之歸也夫
又竊謂方孝孺平日學朱子而此文所
稱尤足以見其所式所養之素矣是以
方躬親臨大節蒙大難也奮前壁立磊
磊落落以致其命其豈一時感慨矯激
士之所能及哉及其已死也族黨門類

株連剗盡天下莫敢稱其姓名而防禁
方酷遺文手書焚燬散脫湮晦埋沒將
隨朽骨而俱亡也及數十年之後勢易
理存而後偉辭微言醇行精忠家傳戶
誦震蕩磅礴愈久而彌熾矣此其始終
履歷凡是文所道無一不讐其言而其
是非之定于百世者又皆如合符節其
心亦可謂不食所言不負所學真丈夫也
夫抑七處身行志何可較異日顯晦但
是非之正論議之公天理人心所同然
者乃與天壤不容得而泯滅而其大端
根本取舍得失之機皆在于己而無待
乎外矣則誦孝孺之言者於所謂為君
子之歸者亦可不庶幾有所感悟以自
警也哉因以此終編焉

靖獻遺言卷之八終
精之公天賦入公既同然
昔亦與天賦不容言而承
其本亦舍言共之辨皆在
乎此矣陳辭者識之言亦
予之觀亦亦不無幾成而
警也君因以此錄錄其言
予之觀亦亦不無幾成而

書靖獻遺言後
同觀之士百因

古今忠臣義士素定之規臨
絕之音見乎衰頽危亂之時
而表于青史遺編之中者昭
昭矣每捧誦而覆玩之其精
確惻怛之心光明俊偉之氣
使人如際乎當時接其風采

而感慨歎息歆慕奮竦有不
能自己者其亦可尚矣哉間
竊纂其特著者得八篇謹騰
錄如右且稽其事蹟大略紀
諸本題之下令其發于聲辭
之各所以然者有以并考焉
書至其他一時同體之士可因

而附見者與先正格論有關
于綱常之要以及夫媮生忘
義飾非求售以欲欺天下後
世者又率得類推究覈以屬
卷後嗚呼箕子已往矣而其
所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者萬
古一心彼此無間如此然則

後之讀遺言者所以驗其心
亦豈遠求也耶淺見安正敬

書

亦豈遠求也耶淺見安正敬

亦豈遠求也耶淺見安正敬

恭照斜面翁

嵯峨亮



慶應三年丁卯正月新刻

江戸日本橋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心齋橋南一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

同所

秋田屋市兵衛

同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南久寶寺町

伊丹屋善兵衛

同安土町

河内屋和助

京醒井魚棚

丁子屋庄兵衛

同

丁子屋藤吉郎

同魚棚油小路

丁子屋榮介

同二條衣棚

風月堂庄左衛門梓

書林

發行

